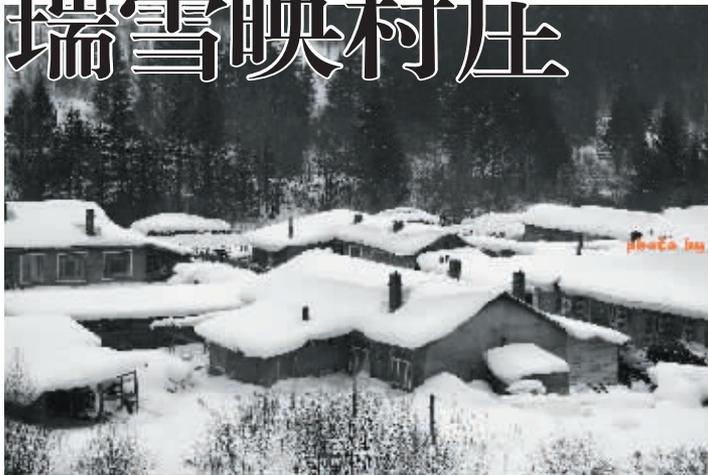


南湖头条

疏泽民

瑞雪映村庄



冬日里最美的景色,要数瑞雪弥漫的村庄了。

雪是从早饭后开始下的。先是米粒大小的雪籽儿,打在瓦片上、树枝上,沙沙作响。接着,雪籽中夹带着几朵雪花。后来,雪花越飘越密,越飘越大,纷纷扬扬从天而降,仅一盏茶功夫,草垛、屋顶、树林、田野,已是皑皑一片,屋子里一下子亮堂起来,村庄也一下子亮堂起来。

随村庄亮堂起来的,还有庄稼人憨厚的笑脸。女人拿起针线,围坐在火桶前纳鞋底,织毛衣,聊一些家长里短,幸福的话题随手中线越拉越长。老汉搭不上嘴,就扯一条小板凳,坐在门边,一边吸着旱烟,一边望着铺天盖地的雪花喃喃自语:“瑞雪兆丰年”啊”。是的,瑞雪给庄稼盖上棉被,还能冻死害虫,谁不喜欢呢?

雪落村庄,孩子们是无法呆在屋子里的,饭碗一丢,就如出笼的小鸟,飞到雪地里疯跑。漫舞的雪花如翩跹的蝴蝶,密密麻麻地在稻场上空狂欢,逗得孩子们张开双臂四下里追逐扑捉。而雪花似乎懂得孩子的心思,与他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雪越下越厚,渐渐地没了孩子的胶靴。孩子

们发现脚下的积雪比天上的雪花更有趣,就把目光转移到雪地里,忙着堆雪人、堆房子、堆小狗、堆水牛,一个比一个有创意。调皮的男孩,忽然打起了雪仗,雪团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白线,又在头上、身上炸开了花,脖子里溅了雪,一阵透骨的冷,却并不恼,反而哈哈大笑。不一会,头顶上就有热气冒出来,手指也被雪润得红通通的,像秋天的红辣椒。大人见了,也懒得管——一年里难得几次降雪,就由着他们去野吧。

孩子们的欢笑摇醒了檐下的麻雀、圈里的猪、栏里的牛和火桶边酣睡的狗。麻雀有些激动,叽叽喳喳地在雪幕里玩穿越,刚在树枝间歇脚,就扑簌簌抖落纷飞的雪块。大黑狗跑出来看热闹,见孩子们不搭理,就自顾自地在雪地里拓印梅花,或书写狂草,眼里充满了惊喜和得意。桂花树下看雪的鸭子,舒服极了,就嘎嘎嘎地唱着不知什么曲子,谁家的大公鸡,跟着咯咯咯地应和。大雪掩映的村庄,一下子灵动鲜活起来。

当家的男人被外面的热闹勾去了魂,脚板痒痒地憋不住,就披上外套,扛一柄锄头,走出家门。雪花纷

舞,一个劲地往脸上扑,往怀里扎,扎得心里热乎乎的。来到原野,看看地里被雪覆盖的麦苗,看看田里分不清沟垄的油菜,看看铺满积雪的蔬菜大棚,铲铲雪、清沟、排排水。忙乎了一阵子,一抬头,忽然发现,眼前的村庄在大雪弥漫中竟成了一幅写意的风景画。枝丫峥嵘的香樟,凌空傲立的古枫,错落有致的村舍,萦绕纠缠的炊烟,还有檐下流火的红辣椒、流金的玉米棒,都在茫茫雪花中朦胧幻化,犹如人间仙境。走在粉堆玉砌、迷蒙苍茫的雪野里,感受大雪的恩泽,一股诗意、一股豪气猛然间就涌上心头。

路过村邻门前,被男主人邀进屋内小歇。刚坐定,一杯热茶就递上来,一盘炒花生就端上来。男人与男主人一边剥着花生,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不觉间就到了午饭时间。男人正要起身告辞,不承想女主人早就下厨,备了一桌热气腾腾的农家菜,生起了炭炉火锅。男人说,家人还等着我回去吃饭呢。女主人笑着说,没事,我打过电话了,告诉嫂子你中午和我家男人在这边喝盅薄酒。正要推辞,男主人已拿来酒盅和碗筷,并将自酿的烧酒斟满。男人不便再客气,就与主人一起,围坐在火锅边,就着鱼头炖咸菜豆腐,边喝边聊,聊些农村的变化,聊些丰收的喜悦,越聊越温暖,越聊越满足,越聊越幸福。室外皑皑的白雪,映亮了小屋;火红的炭炉,映亮了一桌人红扑扑的笑脸。

外面的雪还在弥漫,渐渐地淹没了村庄,淹没了原野,满眼都是银妆素裹,玉树琼枝,白茫茫一片。瑞雪掩映的村庄,比钢筋水泥林立的都市多了一份静谧和淳朴。走进瑞雪掩映的村庄,享受乡野秀色和乡风民俗,心里顿时暖洋洋的。

诗品时空

钱云飞



拜访王羲之故居有感

中华书圣故乡灵,留影兰亭盛世承。
泉水叮咚寻永法,青砖刻迹练鹅凝;
晒书台上舒同誌,洗砚池中泽笔恒。
领略二王真神史,曲觞流水拜贤伦。

赞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

晏子春秋天下传,铜雀汉墓颂清源。
龙腾走兽宏图绕,虎跃飞禽精湛环。
竹简百枚存玉壁,篆书满目入龙盘。
启功题馆清丽秀,享誉神州经典弦。

长相思·信阳不夜天

金牛山,琵琶山,南北航空垂柳间。斜拉映五环。老东关,新北关,玉树琼楼官月悬。豪歌夜不眠。

长相思·故乡掠影

车云山,五云山,山道蒙蒙云雾间。绿茶布梯田。淮河弯,潞河弯,弯处无垠渔米川。天鹄九荡漩。

长相思·悼念许世友将军

大别山,好汉山,期盼家乡锦绣还。山山紧相连。芳草缠,野花缠,千里迢迢泗水寒。将军伴母眠。

无关风月

陈孝荣

麦浪

自从进城之后,好多年都没有看见过麦浪了。那种展现成熟之美,在风的鼓舞之下,一浪一浪地从我们眼前涌过的麦浪。那是怎样的一种美呀,当麦浪从我的眼前一波一波地涌向远方,我内心里的一种踏实之感和温馨之感,就快速地生长起来,充盈在我的心间。那是怎样的一种充盈呢?我也说不好,如果非要说出一个样子,我觉得它的样子就仿佛是蓝色的大海,抑或是湛蓝的天空,铺排在我的内心空间里,将我的内心塞得连缝隙都没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震撼和踏实,就深深地统摄着我的全部意识和思维。我深知,我被眼前的麦浪彻底地俘虏了,再也分不出一瓣思维去关注身外的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些长在田间,普普通通的小麦为什么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可以将我定格在哪里?就被它简单的一个浪头又一个浪头抓住全部的意识和思维?这其中的原因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说不清楚,我所知道的就是那种震撼力就仿佛是锋利无比的刀剑,可以所向披靡。直到我长大,我才从我的思维之中打捞出生理性的判断。我知道,我被麦浪背后所展示的一种美给深深地吸引了。或者说麦浪展示出的美深深地击中了我。那种美,就是一种成熟之美,一种丰收之美。

我的家尽管在鄂西深山里,但鄂西深山里也出小麦。每到九月的时候,小麦就被播种下地了。农民们事前在翻耕好的土地上打出一行一行的行子,再在行子中间丢上一垄一垄的农家肥,然后就将那些麦种洒到农家肥上。远远地看去,那种播种就好像是农民在和

土地进行一种对话,或者是麦种正在亲吻着黑土地。因为当农民把那些颗粒非常小的麦种一层一层地撒到地里的时候,那些麦种就好像是面带微笑地在做着深呼吸,然后就带着农民的期待,也带着成熟之美的壮观和收获的祈盼安然入睡。

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麦苗就破土生长了出来。最初出现的麦苗显得非常羞涩。它们一片一片地从土地中钻出来,怯怯地望着天空,望着乡村,也看着季节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寒冬走去。尽管如此,但从它们身上却看不出任何的胆怯,因为不管怎样,寒冬终究会到来。它们的命运里无法逾越过寒冬的拷问。也或者说它们无法逃过寒冷给它们出的考题。又过了一个月,寒冬就毫无阻挡地来到了鄂西深山。

当第一场大雪将整个山峦都覆盖住的时候,那些已经开始旺盛的麦苗就被大雪彻底地覆盖住了。抬眼朝山野望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有皑皑的白雪,根本就看不见一根麦苗,那些被白雪覆盖住的麦苗似乎正在静静地回答寒冷给它们出的考试试题。然而,第一场从天空中洋洋洒洒地飘下来的大雪,不过是寒冷所发出的第一个信号而已。它的拷问既苛刻又持久,不会让那些麦苗就轻易地过关。接下来,寒冷就会咬牙切齿地在鄂西深山里做出它们最为狠毒的诅咒。道路开始结冰,水渠彻底凝固,所有活动的动物都躲在巢里躲避着寒冷,就连那些丫在天空中的树枝也在寒冬之中冻得瑟瑟发抖。每当一次轻微的风吹过来,那些树枝都会发出痛苦的呻吟。然



而,那些麦苗却经过了严酷的拷问,正确回答了寒冷所出的所有试题,并顺利地走过了寒冷的蹂躏。尽管抬眼朝山野中望过去,我们几乎看不见哪怕一丝细细的麦苗,但当我们刨开厚厚的白雪,便能发现那些覆盖在寒冰之下的麦苗却仍旧绿意盎然,坚强的它们仍旧保持着旺盛的呼吸。突然一下子面对那些青青的麦苗,我们似乎听见了它们哈哈的笑声。很显然,那些麦苗没有放弃希望,仍旧在寒冷之下迈着坚实的脚步,勇往直前地在向着春天迈进。当第二年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几场雨水将深山里的大雪全部清洗干净,那些麦苗就终于站直了身子,开始踢腿,伸伸腰,快速地生长和拔节,在阳光、雨露和温暖的呵护之下,出息地生长。接着,就开始怀孕、抽穗、杨花,一日一日地迈向成熟。这样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成熟的麦子就终于把它们展示成

熟之美的麦浪搬到了深山之中,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所以我愿意相信,那些展现成熟之美的麦浪是经过寒冷之后,才把它们最为壮丽的一面展现在面前的。这让我也想起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里,也一定有那种展现成熟之美的麦浪让我们震撼、陶醉、安逸和享受的。然而眼前的麦浪却告诉我们,那种成熟之美是不会轻易取得的,它必须经过寒冷的严酷拷打才会将成熟之美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人生也像那麦子一样,必须经过一个播种、生长,并在生长的过程之中经历种种的磨难,然后才会拔节、抽穗,最终将那种成熟之美展现出来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之所以被眼前的麦浪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住,成熟之美不过是它的外在,而它最优美的内在却是它的顽强之美。